

忽培元《家风》

家风 社风 国风

艾克拜尔·米吉提

中国传统文化讲究家风,这是几千年文化积淀的结果。应当说,有了好的家风,才会有好的社风;好的家风和好的社风,奠定好的国风,自然也就会有好的世风。忽培元小说《家风》,便揭示了往往被人们容易忽略的这一内在规律。

小说别开生面地将矛盾集中在开篇。主人公老李在2014年的清明时节,一个春雨潇潇的日子,一厢情愿地携着儿子太行、儿媳秋云、孙女楠楠,风尘仆仆回到太行山深处的老家——小山村槐石峪。原本想让他们拜拜父亲李正修和连他本人也未曾谋面的烈士叔叔李正彤之墓,以期接地气,让后代传承老李家的家风。不料老李在家乡亲人面前险些颜面丢尽。儿媳秋云出身高干,心性清高,像许多衣食充裕的知识女性,有志向、有追求,但更有许多莫名其妙的焦虑与忧愁,常常唉声叹气,甚至为自己“生不逢时”而徒生烦恼。她又是一位京城小有名气的诗人,一个据说网上有不少粉丝的当红诗人。儿子在银行系统工作,看上去孝顺。但是,过于看重物质的儿子和我行我素的儿媳的做派,让这个65岁的小老头儿几乎无所适从,脸上发烫。他知道儿子和儿媳处在老辈人难以启齿的“离婚”边缘。这并不是因为“一些都市小夫妻之间难以向外人启齿的细小分歧而闹别扭”,而是对待生活的根本态度与人生目标似乎格格不入。这显然不是老李一人的心头之痛,也是新一代人人生之痛、社会之痛。

虽然儿子和他一起仔细清除叔叔坟前的杂草,孙女从山坡草地上采来鲜花献在二老坟前,儿媳秋云却远远站在那块巨大的石头上摆弄手机,怀里抱着黑白两色的苏格兰折耳宠物猫,苍白憔悴的面部表情显得十分忧郁,目光呆痴,与眼前的情景恍若隔世。即便孙女楠楠在喊:“妈妈,快来看呀,咱该给两位太爷爷,不对,是革命前辈默哀致敬了。”对于女儿的喊声,作为母亲的秋云没有丝毫反应,她也许根本没有听见,或许是听见了只是不愿意搭理。“反正她的内心活动谁也搞不清楚。”当他们爷儿孙三代人为两位前辈跪拜默哀时,秋云则在一旁用手机拍着他们的背



影。老李回头看到这个局外人一样的举动,心中顿时五味杂陈,痛苦不堪。矛盾就在傍晚爆发。弟弟和弟媳要老李一家“说什么也得在家住上一宿”。在老李记忆中无比温馨的石墙老屋,却引不起儿媳丝毫兴趣。当是否选择留下住在石墙老屋,抑或到县城去住宾馆时,小屋里的气氛顿时紧张起来,儿媳毅然决然没有给老李一丝面子,要去县城住宾馆。留下一句“谁爱住谁就自己住,我要回县城里去住”。就连儿子太行也未能挽回一点面子,儿媳独自悻悻然乘车连夜回了县城。只有孙女楠楠要和爷爷一起住石墙老屋。老李不得不感慨“我们老李家的家风历来就是和睦祥和、互敬互爱,大家团结一致,同甘共苦。”“可到了我儿子这一辈,一家人难道就连住进一间屋子的亲和力都不再具备?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人心的疏冷与松散,也就可想而知了。”当然,石墙老屋的跳蚤让老李几近彻夜未眠,这个几乎已被遗忘的小小的活物让他更为客观和豁达体谅,令读者对这位老者的心境更觉亲近。矛盾的焦点尤为触目惊心。在平山县烈士事迹陈列馆,当热心的马馆长听老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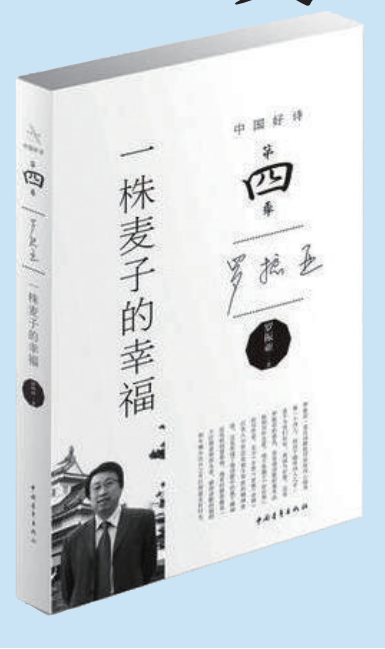
讲述李正彤烈士的事迹时,显得十分感动。孙女楠楠更是哭成了泪人。她的爸爸太行倒是歪着头斜视着孩子,感到莫名其妙。而儿媳秋云口气温和但言辞激烈的表述,让老李暗暗一怔,听出了儿媳的言外之意,无非是说他这个当爷爷的就不该把孩子带到这些“死人”中间接受使孩子痛苦不堪的“负能量”。直到秋云突然发起飙来,重重地将怀里的宠物猫丢在地上,令在场的人目瞪口呆,她的公公老李心头一阵剧痛,呼吸也感觉困难。他不敢相信平日沉默的秋云会是这样。他不无感慨,“看来所谓提倡优良家风与关注红色历史,在她这样号称具有人类立场与世界眼光的诗人看来,都是毫无诗意的过时行为。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口号,那就是‘翻过去的一篇,永远不必再看’。”这种反衬铺垫将小说推向高潮。

小说另一条线通过老李的父亲李正修当年驱使两匹马,千辛万苦用“架窝子”将牺牲在关中扶眉战役的叔叔李正彤遗体运回老家经历,向读者展现了一幅幅真实的历史画面。烈士的鲜血浸染的红色革命文化和古老的传统文化交相辉映,交融在一起,如泣如诉。“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的豪迈之情,与千百年来积淀的文化心理,丝丝缕缕、环环相扣,真实畅达、感人至深。历史与现实就像两条溪流汇在一起,展现在读者面前。这一切同样震撼着老李这个小老头的心灵,他不得不坐下来重新梳理和勾勒历史的脉络,由此撰写出《寸心的表白》,在媒体连载。他本以为这只是自己心迹的表露,不承想引起了读者反响。更令他感到意外的是,儿媳秋云、孙女楠楠、儿子太行,不知从何时开始都成了他的忠实读者。全家几代人有了一个共同关注的问题,大家都感到充实与兴奋。他家原本冷清了的书房,成了最热闹的地方。尤其秋云的表现令人难以置信,这位当红诗人精神焕发得像个演员,更像是一个自信的朗诵艺术家,手捧报纸,站在全家人面前朗诵故事。老李在书房面对着叔叔的照片坐下来,倾听秋云开始声情并茂地朗诵关于叔叔的故事。看着“当初自己排列上去的那

些孤立呆板的方块汉字”,此时此刻,“突然就变得有声有色”,宛若“秋云心灵中放飞的一只只美丽动人的小鸟”。老李为儿媳开始出现认知的转折深深感动,“感觉到自己的血脉里流淌着英雄家族的血液,就应该想着干点无损于英雄英名的事情”。夜晚,“儿媳秋云的朗诵仍在书房中继续”,想不到她完全成为了老李的一个忠实粉丝,甚至写出了新作《从历史中走来》。在博得女儿楠楠的赞美并提问时,秋云没有正面回答女儿的问题,而是痴情地朗诵了烈士李正彤临上战场前的遗言:“这是我寸心的表白,当我为人民流尽最后一滴血的时候,让这张被战争锻炼成的肖像,随着你们漂泊吧!”此刻,老李情不自禁地抚摸着那把似乎还保留着叔父体温的军号,顿时心潮澎湃,热泪盈眶。那是他18岁那年,要参加工作离开家了,父亲给他讲述完叔叔的故事,慎重地取出珍藏已久的复制放大照片和那把带血的军号交给他。他虽然没有见过叔父,可是他的音容笑貌与深情的留言,在三名战士相继倒下之际,叔父奋不顾身吹响冲锋号的英姿便呈现在眼前。而父亲叮嘱他的那句话依然在耳畔回响:“让你的叔叔时刻陪伴着你,让我们老李家的家风时时提醒着你,该干什么,不该干什么。”的确,家风是要代代相传的,在新时代尤为如此。这便是小说《家风》向我们揭示的厚重而质朴的生活真谛。

当罗振亚以诗集《挥手浪漫》为结,暂停创作,专攻诗歌研究的时候,可能不会想到,他准备深埋的诗心,却倔强生长,并在多年以后结出了丰硕的果实。新世纪以来,他进入自己诗歌创作又一个高潮期,并在2018年底推出《一株麦子的幸福》,宣告“诗人归来”。《一株麦子的幸福》是罗振亚为乡土父老奉上的献祭,朴素、庄严,浸透着春种夏播的悲欣,不仅是个体化的仪式,还体现出现代知识分子对宏观“课题”——启蒙与父亲、土地的回音。面对乡土文化,知识分子形成了固有的思路 and 传统。走向“现代”的道路上,知识分子矛盾重重;他们出生、生长于“故乡”,成年后却向外漂泊,寻求“新声”于“异邦”。他们有自己的“血缘父亲”,却被“精神父亲”哺育成长。离开土地的一批知识分子,注定要承受两种文化模式带来的身份挤压。“五四”建立起的对“原生文化”的批判立场,形成了新的传统,也体现为呐喊、焦虑、崇尚苦难的审美取向。他们的著述中,偶尔可能冒出对“前现代”的怀旧,但总体来说,浸透着深刻反思与冷峻批判。

把罗振亚的写作放在上述路途中,可以发现,他以先锋诗歌批评家的身份,成为建构知识分子书写体系的一员,但是,他的诗歌创作,却表现出了某种“悖反”。他从农村考取大学,开始生活与思想的转型,习得了知识分子的思考方式,但反观故乡时,却放弃了反思、批判的既成“套路”。“父亲”的去世既是他重新写诗的“触媒”,又是借以思考的“核心事件”,引发了他精神内部的“争执”。“家”与“父亲”在启蒙语境中,得到了毫不留情的审理,而在罗振亚这里,却被剥离隐喻,还原如初。从写作本心看,罗振亚通过一系列“父亲”、“故乡”题材的作品,建立了对“亲情”的怀念和“热土难离”的感喟。在《他已经不认识我了》《和老爸聊天》《六月的风也不能帮你清清喉咙》《父亲晚年最怕提“回家”两字》《感恩书》《回家》等篇中,能够看到他对于父亲亲情的描摹和呼唤。那个离开了旧园,身染疾病的农民父亲,不再背负父亲形象的重担;痛惜与敬畏,也是儿子应有的态度,同样没有附加的意义。



身份漂移与「幸福课」讲义

刘卫东

罗振亚《一株麦子的幸福》

周德彬《侯门虎将·周处传奇》

板荡现英雄

长行识风土

张志忠

《世说新语》中周处除三害的传奇故事,因为情节奇特寓意深刻,给人以深刻印象。《周处》进入中小学语文课本,更是让这位浪子回头勇于改过自新的传奇英雄得到了大面积的普及推广。但是,《世说新语》中关于周处的记载不过寥寥百余字,语焉不详,对于周处这位著名历史人物的成长历程和精神高度,都留下了难以弥补的空白,也使得这位具有强烈榜样效应的古代人物难以接近当今的读者。

江苏宜兴的作家周德彬,用近40万字的长篇小说《侯门虎将:周处传奇》讲述了这位传奇英雄的前世今生,让我们对这位“宜兴第一人”有了充分的认知,也让周处更加赢得我们的尊重。周氏家族在三国时代是重要的历史人物,周处的祖父和父亲都是东吴名臣勇将,备受孙氏政权倚重,拜将封侯、广赐田亩、宠信有加,周处可以说是含着金钥匙出生的古代“官二代”“将二代”。周处却和许多顽皮的孩子一样,轻信鲁莽,挥拳头挽袖子,自以为是为包打天下不平事,纵情任性,纵酒行暴,其显赫家世让他人轻易不敢触犯其锋芒,也给当地民众留下相当恶劣的影响,被民间认作“三害”之一。《侯门虎将:周处传奇》的着眼点,就是“英雄是如何炼成的”——以我辈的成长经历,都是读

着《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成长起来的,《侯门虎将:周处传奇》就可以说是它的命题的中国本土转化。周处从一个非常尴尬非常难堪的处境出发,在生命的低点开始反转,走上了成长的艰难之路。此前的练武习文,是每个男子少年的必修课,周处的幸运在于,他几次遭逢到有品德有专长有见识的良师益友,让他练就一身功夫,也习得文化精华。此前的抱打不平惩治恶人,还是率性而为,是艺高人胆大。知晓自己被列“三害”之一,才是他人生梦醒之时。周处射猛虎、杀蛟龙,是其人生之关节点,也是作品的华彩乐章之一。尤其是杀巨蛟,写得惊心动魄,非常传神。与此同时,他也理解了人言可畏,民心难测,并不是自己单纯美好的改悔心愿乃至舍生忘死的除害行为就可以将之弥平的;一个人所能做到的,就是审时度势、进退有据、自我调整、不断进取。一味地无视社会舆论的褒贬是不可取的,过分地看重他人口碑而影响自己的行为 and 心态,也不是合宜的人生态度。于是,周处不耻下问,去拜比自己年轻十几岁的陆机陆云兄弟为老师,在修习文化知识的同时也修炼自己的心性志向。此后,在东吴和西晋的朝代更迭中,周处逐渐在地方政务和战场厮杀中久经历练,他的文武略臻于成熟,成长为一个时代标志性的英雄人物,在文化建设方面也颇有建树。

这就让人联想到刘克庄的诗句:“叹年光过尽,功名未立;书生老去,机会方来。使李将军,遇高皇帝,万户侯何足道哉!披衣起,但凄凉感旧,慷慨生哀。”板荡识英雄,朝代更迭之际,正是需要众多的仁人志士施展才华的时候,可惜前有东吴末代皇帝孙皓昏庸,后有西晋八王作祟贾皇后擅权,让正道直行的周处没有得到施展才华的充分空间。所谓英雄长恨水东流是也。值得称道的是,周处知难而进,宁折不弯,在被奸佞臣设计陷害将其置于绝境死地之际,他坦荡而前,在朝廷授命时放弃了退后和转圜的机会,也放弃了战场后退保全生命的战机,最终血洒疆场,完成了轰轰烈烈的一生,世代受人敬仰称颂。《侯门虎将:周处传奇》复活了一个古代

的英雄,让他血肉丰满感情浓烈地进入我们的阅读视野,作家所刻画的周处知错即改——浪子回头——终成大器的人生,也将会对众多青少年的成长,产生积极的熏陶和感化作用。

无论周处的命运如何,他都是生活在一个复杂而浩繁的大时代。就像《侯门虎将:周处传奇》中所表现出的那样,到三国晚期,到西晋时期,正是中国的历史和文化发生重大转折的重要时段,也容易激发人们建功立业奠定乾坤的勃勃雄心。如果按照杰出人才出现的机率来讲,这一时期的人才涌现无疑是非常高的,周处既是其中非常卓异的一位豪杰。经历过了将儒学和礼教推向极致进而走向其反面,人性的呈现也挣脱了名教的束缚,那个时代的纵横名士,都有其洒脱不羁和才情飘逸之势。周德彬欣然领命,在年届七旬之际,改变创作路径,批阅大量的文史资料,踏勘周处的行迹所至,更把自己沉浸到周处的内心世界当中,如作家所言,“我与他混迹一块儿,体验生活,一起顽皮,一起练武读书,一块儿闯荡江湖,一起欢乐,一起流泪,为他百折挠绕缠一身武功而骄傲,为他行仗仗义拍手叫好,也为他的蛮横和过错而恨铁不成钢……”(本书后记)在这样的感同身受、倾情投入中,保证了作品的情感力度,构成一气呵成之势,贯穿全篇,通过感动自己进而感动读者,让活脱脱的周处浮现在字里行间。周德彬有担当,更有才华实现这种担当,正好应和了作品所描写对象周处的勇敢面对危难,担当时代重任的崇高品格。要写好英雄,首先要尽力把自己提升到英雄的精神高度,这才是最值得推崇的。何况,在当下,对英雄主义和道德理想的蔑视、嘲弄和抹黑来势汹汹,市场化和拜金主义对于世道人心的侵蚀消解,让人们失去勇气和信任,值此之际,《侯门虎将:周处传奇》的问世,就更加具有鲜明的当代性了。

洑东洑西两座相望而又相通的湖泊等水系地貌基本吻合。同时,作品很好地使用了周处撰写《风土记》的线索,让周处将《阳羡风土记》拓展为《风土记》,让他在为宦广汉、长安和西北边陲的过程中,目睹和参与各种富有地方特色的节庆盛典,如端午节和乞巧节等时节各地的乡俗,为中国的地域文化留下了浓烈的记述,也使得作品在描写军国大计和英雄浩气的同时,有了闲情碎笔,很好地调节了作品的情调与节奏,风俗文化的加入,也使得作品的内容更为丰富驳杂,色彩斑斓。

还有一点需要特别指出来,就是作家周德彬的担当精神。在此之前,周德彬已经出版了4部长篇小说,《浊水清流》《东方女性》《八品官儿》《月亮湾往事》,都是贴近自己的现实生活,表现当代社会生活的。从回乡知青、村镇干部到成功的企业家,个中的经历和感遇空前丰富,继续沿着表现现实题材的路子走下去,顺风顺水、轻车熟路;但是,为了弘扬周处的精神品格,弘扬优秀的地域文化传统,周德彬欣然领命,在年届七旬之际,改变创作路径,批阅大量的文史资料,踏勘周处的行迹所至,更把自己沉浸到周处的内心世界当中,如作家所言,“我与他混迹一块儿,体验生活,一起顽皮,一起练武读书,一块儿闯荡江湖,一起欢乐,一起流泪,为他百折挠绕缠一身武功而骄傲,为他行仗仗义拍手叫好,也为他的蛮横和过错而恨铁不成钢……”(本书后记)在这样的感同身受、倾情投入中,保证了作品的情感力度,构成一气呵成之势,贯穿全篇,通过感动自己进而感动读者,让活脱脱的周处浮现在字里行间。周德彬有担当,更有才华实现这种担当,正好应和了作品所描写对象周处的勇敢面对危难,担当时代重任的崇高品格。要写好英雄,首先要尽力把自己提升到英雄的精神高度,这才是最值得推崇的。何况,在当下,对英雄主义和道德理想的蔑视、嘲弄和抹黑来势汹汹,市场化和拜金主义对于世道人心的侵蚀消解,让人们失去勇气和信任,值此之际,《侯门虎将:周处传奇》的问世,就更加具有鲜明的当代性了。

